



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旧话经典

论语 二十讲

王向荣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二十讲 / 王向荣编著.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2

(教科文行动)

ISBN 978-7-5439-4711-5

I. ①论… II ①王… III. ①儒家 ②论语-研究

IV. ①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4401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李 莺

封面设计: 许 菲

论语二十讲

王向荣 编著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40X970 1/16 印张23.25 字数364 000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9-4711-5

定价: 40.00元

<http://www.sstlp.com>

叙

余担任本科讲席，始于一九三三年之秋季，每当讲授伊始，必揭出（一）孔子之自强不息精神，如学不厌、诲不倦，及忘食、忘忧、忘年等事；（二）实用主义，如《论语》二十篇，无论言学、言治，总之不离改善人生等事；（三）乐观态度，如处贫而不改其乐，遇变而不失其常等事；使诸生对于孔子之生平，得有相当之认识。其间遇有世事之繁颐，学生之行习，与经义相触发者，则必为之竭力发挥，借达穷经致用之旨。听吾言者，亦多能感发兴起，借以纠正其错误之人生观。日往月来，不觉已三易星霜矣！

至于讲义之组织，三年之间，凡三易学级，而讲义亦叠加修订。初稿则粗定体例，草创规模，而引书则尚欠一致也。再稿则引书一致矣，而注释则犹嫌粗略也。三稿则于昔贤注释，无论远古近代，凡可以供文义之引申者，则必酌予采录。计前后凡三经审核，而此讲义之组织，始底于成。

回思三年前，初授此科时，选用教本，本拟采通行之《朱子集注》为读本，而以自译日本教育学会之《四书研究》为副本，继而以宋儒讲说，多有空演义理之嫌；译本《四书研究》，乃东邦学者为研究此科，创开新例，优点诚不为少，而其间武断疏漏之处，亦所在多有。因思前译《四书研究》，其《绪论》有曰：“完全《四书研究》，必以文学研究与思想研究相辅为归。”彼之《四书研究》，分门别类，是着重思想系统者也。思想系统外，若再加以文学之组织，则彼所认为完全研究而未曾一见者也。用是不揣绵薄，自制适用讲义之动机以起。当即草定体例，广搜用书；于一九三三年秋，院部开校后，着手组织，以为讲授之用。其大体则每讲先“经文”，便讽诵也；次“篇义”，絮要领也；次“章旨”，穷义谛也；次“通论”，明系统也；又次“文法检讨”，助长文学之兴味也。此即区区之意，欲使文学研究与思想研究相辅而行者也。至每讲之

后，殿以习题，则又供予教学双方研究之利便也。此种组织，踵人家所谓完全步骤，容有未备；而余之悴力于此者，则固已羽谯谯而尾脩脩矣。

余因之有感焉！前当试译《四书研究》一书时，正值华北抗日紧张期间，学校放假，各校师生近者旋里，远者则暂避安全地带。余于彼时日机轧轧飞翔津市空中，蜷伏学校，埋首试译，不一月而成功二十万言；未成之数，乃于复课后续续完业。彼时译目的，意使国人鉴于东邦学者研究汉学之热忱，因以勃发阐扬国学之宏愿；区区愚忱，旨在斯耳。今者光阴荏苒，转瞬已是三年。国人戮力学术之成绩，未审实际达于何等饱和点；而国难严重，则视彼时四省之沦亡，浸假而渐及华北六省。封豕长蛇，且有自东徂西，自北徂南，震撼全国之虞矣！此岂彼时操觚意想所及者乎？然而全国上下果皆不苟安，而以孔子自强不息之精神治学治事；不骋空谈，不落消极，而以孔子之实用主义与乐观态度，借以改善其素行而恢宏其远略；眈眈禹甸，固不难转危为安，由艱危而奠定如磐石也。此则余于怆感之余，而又抱有无穷之厚望也夫！是为叙。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王向荣识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凡 例

一、本讲二十组，每组因袭原论二十篇篇目，不再另分阶段，致涉分歧。

二、本讲二十组，每组先列经文，并附音读，取便讽诵。以下分为“篇义”、“章旨”、“通论”、“文法检讨”四部。“篇义”摘采《邢疏》及各家讲解，揭示一篇要义，及先后次第，并附己意；使学者于每讲开始，先得要领，以便纵览全局。“章旨”则多采明清诸儒讲解；因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取士，诸儒讲学，有时兼顾行文，于经文旨趣，体会逼真。各校学生研究此科，多系初涉津涯，得此循诵，较易窥见一章主脑。“通论”则取一篇中之同性质、同意义者，类比为论；使学者得到一篇中之系统知识。各章疏释，先本常解，说明大意；然后征引一二古说，借供探讨。至所引各说，不立门户，而多折中以清儒刘宝楠之《论语正义》。因其为近代一部极充实明备、脍炙人口之《论语》著作。“文法检讨”则专从篇章组织上从事探讨，比较为论；使学者于此，感发一些文学兴趣。前译东邦《四书研究》，其《绪论》云：“完全四书研究，必以文学研究与思想研究相辅为归。”本讲“通论”之部，则注重思想方面之研究；“文法检讨”之部，注重文学方面之研究。此亦“取法贵上”之意，至云完全，则吾岂敢。

三、本讲着重讲明义理，期于学者人格锻炼有补。其有涉及名物象数之处，只期通晓大义，不再琐琐考证，致涉繁细。

四、往见宋儒伊川之在经筵，每拾一题，必引古证今，极尽旁敲侧击之能事，实于世道人心有补。东儒牧野谦次郎讲经亦然（见日本东洋文化）。本讲格于定程，将于二十讲中举全部《论语》而通其大义，势不能再规及时事。只于讲授之余，感触现事，随时发为议论。讲内只及本义而止，不再牵涉其他。

五、本讲于单字音义、难句剖析，以及文义贯讲，虽亦采录各家注解，而缺略容有未免。因已责令学者先取通行讲本，从事预习；所有缺略之处，想当无大妨碍。

六、本讲篇末，概附“习题”，揭示每讲应行注意之点；教学双方，均感便利。

七、本讲为求事实之明了，卷首先载《孔子事略》，并附简谱，以便取证。

八、在初次试讲时，曾撰著《何故要研究四书》一文，刊登本院校刊，为研究此科者解释疑氛，指示途径，学者受益不少。兹附录卷末，借为研究此科之先导。

九、本讲乃鄙人对于研究此科学生粗定方案，三次试讲，比之初次两稿，虽较翔实，疏忽之处仍当不少。远近宏达，倘肯惠书指教，以为再版时之订正，尤所欢迎！

王向荣识

孔子事略

——附年谱

查《史记·孔子世家》略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纥，母颜氏。以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岁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隐”云：一本作委吏，与《孟子》合，今从之。为司职吏，畜蕃息。职见《周礼·牛人》。读为枳。义与杙同。盖系养牺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谓乘田。适周，问礼于老子。既反，而弟子益进。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齐。鲁乱，于是适齐，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闻韶、问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婴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语。孔子遂行，反乎鲁。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杨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东周语。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遂为司空，又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为季氏宰，堕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成。围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行。《鲁世家》自此以上皆为十二年事。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孟子》作颜雠由。适陈、过匡，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有“颜渊后”及“文王既没”之语。既解，还卫，主蘧伯玉家，见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见好德”之语。去适宋，司马桓魋欲杀之。有“天生德”语及微服过宋事。又去适陈，主司城贞子家，居三岁，而反于卫。灵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语。晋赵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坚白语及荷蕢过门事。将西见赵简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灵公问陈，不对而行，复如陈。据《论语》则绝粮当在此时。季桓子卒，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记》以《论语》“归与”之叹为在此时。又以《孟子》所记叹词，为主司城贞子时语。疑不然。盖《语》、《孟》所记，本皆此一时语，而所记有异同耳。孔子如蔡及叶，有叶公问答、子路不对、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记》云：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而陈蔡大夫发徒围之。故孔子绝粮于陈蔡之间。有愠见及告子贡一贯之语。按是时，陈蔡臣服于楚，若楚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安敢围之？且据《论语》，绝粮当在去卫如陈之时。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记》云“书社地七百里”，恐无此理。时有接舆之歌。又反乎卫，时灵公已卒，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则有鲁卫兄弟及答子贡夷、齐，子路正名之语。而冉求为季氏将，与齐战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归鲁。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对哀公及康子语。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序《书传》、《礼记》，有杞宋损益从周等语。删《诗》，正《乐》，有语大师及乐正之语。序《易》之《彖》、《系》、《象》、《说卦》、《文言》，有“假我数年”之语。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弟子颜回最贤，蚤死，后唯曾参得传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有“莫我知”之叹。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语。《论语》请讨陈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于卫。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卒。伯鱼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学于曾子，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

附 年 谱

周灵王二十一年。 西历纪元前五五一。 鲁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生。	
周景王元年。 西历纪元前五四四。 鲁襄公二十九年。	孔子八岁。 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吴季札使诸侯，历交鲁叔孙穆子、齐晏平仲、郑子产、卫蘧瑗、史狗、史颡、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晋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叔向诸人，明年，郑使子产为政，国大治。
周景王八年。 西历纪元前五三七。 鲁昭公十五年。	孔子十五岁。 有志于学。	

续表

<p>周景王二十年。 西历纪元前五二五。 鲁昭公十七年。</p>	<p>孔子二十七岁。 郈子至鲁，孔子见之，学古官制焉。其为委吏乘田皆在前。</p>	<p>后三年，子产卒。</p>
<p>周敬王二年。 西历纪元前一八。 鲁昭公二十四年。</p>	<p>孔子三十四岁。 鲁孟僖子卒，嘱其二子学礼于孔子。</p>	
<p>周敬王三年。 西历纪元前一七。 鲁昭公二十五年。 齐景公三十一年。</p>	<p>孔子三十五岁。 适齐，后返鲁，不仕而教授，弟子益进。</p>	<p>鲁昭公欲诛季氏，三桓氏攻公，公出居郛，鲁乱，孔子适齐，鲁昭公在外七年，季氏为政，以理度之，孔子于其时，当不归鲁，今孔子去齐归鲁之岁，均不可考。周敬王十年，定公立。孔子或其时归鲁，然亦无确证，仅得阙疑。</p>
<p>周敬王十五年。 西历纪元前五〇五。 鲁定公五年。</p>	<p>孔子四十七岁。</p>	<p>鲁阳虎执季桓子，与盟，释之。</p>
<p>周敬王十八年。 西历纪元前五〇二。 鲁定公八年。</p>	<p>孔子五十岁。</p>	<p>鲁阳虎欲伐三桓，三桓攻阳虎，虎奔阳关。明年阳虎去鲁奔齐，孔子乃见用。</p>
<p>周敬王二十年。 西历纪元前五〇〇。 鲁定公十年。 齐景公四十八年。</p>	<p>孔子五十二岁。 其时为鲁司寇，鲁定公与齐会夹谷。孔子相。齐人来归汶阳田。</p>	<p>齐晏平仲卒。</p>
<p>周敬王二十二年。 西历纪元前四九八。 鲁定公十二年。</p>	<p>孔子五十四岁。 见信于季孙，三月不违。堕郈，费，将堕成，弗克。</p>	
<p>周敬王二十三年。 西历纪元前四九七。 鲁定公十三年。 卫灵公三十八年。</p>	<p>孔子五十五岁。 孔子不得志于鲁，春郊，膾肉不至。孔子去鲁适卫。</p>	

续表

<p>周敬王二十五年。 西历纪元前四九五。 鲁定公十五年。 卫灵公四十年。</p>	<p>孔子五十七岁。 去卫。</p>	<p>据《世家》孔子以鲁定公卒之岁去卫,则在是年也。此后过宋畏匡,年岁不可确指。</p>
<p>周敬王二十八年。 西历纪元前四九二。 鲁哀公三年。 陈湣公十年。</p>	<p>孔子六十岁。 在陈。</p>	<p>据《左传》哀公三年,孔子在陈闻鲁火灾,知孔子是年在陈也。其到陈年岁,则不可确指矣。</p>
<p>周敬王三十一年。 西历纪元前四八九。 鲁哀公六年。 陈湣公十三年。 楚昭王二十七年。 卫出公四年。</p>	<p>孔子六十三岁。 自陈如蔡,被兵绝粮。在蔡见叶公,遂返卫。</p>	<p>吴伐陈,楚救陈,孔子绝粮在其时,不久即去。据《世家》孔子即以是年返卫,《年表》称孔子返卫,在哀公十年,恐不足据。</p>
<p>周景王三十六年。 西历纪元前四八四。 鲁哀公十一年。</p>	<p>孔子六十八岁。 鲁人以币召孔子。孔子返鲁,孔子之去鲁,至是十四年矣。</p>	
<p>周敬王三十九年。 西历纪元前四八一。 鲁哀公十四年。</p>	<p>孔子七十一岁。 齐陈恒弑其君简公;孔子请鲁公讨之;弗听。</p>	<p>是年颜回卒,齐乱,宰予死之。明年卫乱,仲由死之。</p>
<p>周敬王四十一年。 西历纪元前四七九。 鲁哀公十六年。</p>	<p>孔子七十三岁。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p>	

论语二十讲
插图本论语二十讲
004

目 录

叙	1
凡例	1
孔子事略	1

第一讲 学而篇	1	第十一讲 先进篇	189
第二讲 为政篇	17	第十二讲 颜渊篇	209
第三讲 八佾篇	36	第十三讲 子路篇	226
第四讲 里仁篇	56	第十四讲 宪问篇	244
第五讲 公冶篇	70	第十五讲 卫灵篇	269
第六讲 雍也篇	88	第十六讲 季氏篇	289
第七讲 述而篇	109	第十七讲 阳货篇	304
第八讲 泰伯篇	130	第十八讲 微子篇	322
第九讲 子罕篇	146	第十九讲 子张篇	335
第十讲 乡党篇	166	第二十讲 尧曰篇	348

學而篇

第一讲

XUE ER PIAN



〔经文〕 本篇凡十六章：（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节）说，同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节）乐，音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节）愠，紆问反。（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节）弟、好，皆去声。鲜，上声。下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节）与、平声。（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节）省，悉井反。为，去声。传，平声。（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道、乘，皆去声。（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节）弟子之弟，上声。则弟之弟，去声。（七）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八）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节）主忠信；（节）无友不如己者；（节）过则勿惮改。（九）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一〇）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节）之与与，平声，下同。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一一）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节）行，去声。（一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节）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一三）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

也。(节)近、远,皆去声。(一四)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节)好,去声。(一五)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节)乐,音洛。好,去声。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节)磋,七多反。与,平声。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一六)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篇义〕《邢疏·正义》曰:自此篇至“尧曰”,是《鲁论语》二十篇之名称及次第也。当弟子论撰之时,以《论语》为此书之大名;“学而”以下,为各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载,各记旧闻,意及则言不为义例,或亦以类相从。此篇论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国之法,主友之规;闻政在乎行德,由礼贵于用和;无求安饱以好学,能自切磋而乐道,皆人(行)之大者;故为诸篇之(先)。既以学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须学也。余按:本篇十六章,言学者六,言实践之道者七,言治道者二,而道德感人之事隶之;实则本篇开宗明义言学,无一非学者切身之事。学之本身,固自有其意义与价值。实践之道,所以为学。治道及道德感人,皆所以验其学也。朱熹《集注》(后只称《集注》)云,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亦可以见其要义之所在矣。

〔章旨〕本篇凡十六章,首列“学而”章,此以为学之全功示人,由己推到人,由顺推到逆。三“不亦”“乎”字,将学中境界,一一指点,令人默默自思,鼓舞前进。仇沧柱云:首节,学以成己,即《大学》“明明德”之事;次节,学以成物,即《大学》“新民”之事;末节,学以成德,即《大学》“止至善”之事。通章俱以“学”字直贯到底,而其功夫,却是逐层前进,一步深一步。

(二)“有子”章,此章勉人务孝弟以行仁。上节从不好(犯上,作乱)一边看,见人能孝弟,自不向恶。下节从好一边看,见无数好事,都从孝弟做起。“君子”二句,宕开作过脉。

(三)“巧言”章,此戒人之务外以丧仁也。合前章观之,求仁以“孝弟”为先,贼仁以“巧令”为甚。又务“孝弟”,是将此心推广出去,所以全爱之理,戒“巧令”,是将此心收拾回来,所以全心之德。

(四)“三省”章,此见曾子诚身之学。孙若士云:曾子岂无内面功夫,何故只说省身?人类事体无穷,何故只说三事?须知“忠”、“信”二字,乃为学本领。而孔子



传授之道，亦不外是。此处须见出曾子平日功夫，特于谋人，交友，传习处，考验疏密。此学之所以贯内外而彻始终也。

(五)“道千”章，此论治国之要道。敬，信，节，爱，以时，固在政治上见，而其所以无敢慢（敬），无敢欺（信），无敢封靡（节用），无敢戕虐（爱人），妨农（使民以时）者，皆此心为之。可见有内圣之功，而后有外王之治。

(六)“弟子”章，此述端蒙养之方案。人生一日，非入则出，非言则行，非待人接物，则燕居独处。又稍有余力，即用功于文，是无一时一事，不范围在天则之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任翼圣云：通章先行后文，而行中又先伦常，次言行，次交际，轻重缓急，秩然不紊。钱吉士谓此章知行有相进之序，而内外有交养之功；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信然。

(七)“子夏”章，此欲学者在人伦上做功夫，盖谓能此亦学，非谓有此更不需学也。世有平日读书明理而躬行则拙，朝夕讲道论德而临事辄疏者，以子夏之意推之，则斯人也，虽学如未学。

(八)“不重”章，此论君子自修之过。四节以庄重，存诚，择友，改过平看。不过文势掉转，颇有步骤。李岱云云：首节三“不”字反说，二“则”字紧跌，趋重“主忠

信”方面；文势至此一顿。下面择友，改过，亦是学中紧要事项，故又摘出并言之。此以次节为主。总之，就学问方面看，四项不分轻重为是。

（九）“慎终”章，此论善风俗之道。慎终，不薄于所亲；追远，不薄于远祖。厚之道也。己厚而民亦厚，此即端本之治。

（一〇）“子禽”章，此见孔子盛德感人之妙，以子贡之言为主。《劝学录》：子禽在闻政后推究情由，只一“必”字，看得夫子奇特异常；子贡在闻政前领略气象，只一“以”字，说得夫子安闲自在。

（一一）“父在”章，此观人子之法，为父子志趣事为不同者言之。上二句大概看其为人之善恶，下二句仔细看其用心之厚薄。语意一步紧一步，归重在不忍忘亲上。

（一二）“礼之”章，此有子辨和以明礼。两节平看，上节是至严之中，自有至和者在，如是则“小大可由”。下节是至和之内，仍要至严者存，不然则放任难行。上节重“和”字，下节重“节”字。

（一三）“信近”章，此有子示人以持身涉世之道，三排上三截，是慎之于始，下三截，是无悔于终，然终即于其始决之。功夫全在两“近”字、一“不失”字上。

（一四）“无求”章，此模拟一“好学”之君子示范。“好学”是主，两“无求”，是好之存心处；敏，慎，是好之用功处；就正，期所好之不差也。语有三层，而文势实一气贯下。

（一五）“贫而”章，此见学无止境，惟善悟者能体之也。处贫富即学问之实验场，非两截事。钱吉士云：此章前半进子贡以忘遇之学，后半深许子贡不自足之心。《劝学录》并“巧笑”章看，彼章则重“礼后”，见子夏得为学之本；此章则重“知来”，知子贡识义理之深。以两贤皆因善悟得“可与言诗”之称许也。

（一六）“不患”章，此示人以为己之学。陶石簣云：人知我，则所得在名；我知人，则所得在实。一“患”一“不患”，而学问之真伪以分。

〔通论〕《论语》二十篇，以“学而”一章为导源星宿之始；学者读书明理之第一义也。今姑就其论学言之。“学”字，《何注》引《王说》只是“诵习”两字。《集注》训学为效，而以学之事为“明善复初”。诂义较确。《翼注》：“明善”即是知，《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也。“复初”即是《中庸》“笃行”。“时习之”即是知、行并

进。粤稽古籍，唐、虞只言“心”，汤始言“性”，伊尹、莱朱始言“仁”言“义”言“礼”“智”“信”，傅说始言“学”。《说命》：“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即此章言学之先导也。《荀子·劝学篇》亦云：学之数始于诵《诗》，终于学《礼》；其事则始于为士，终于为圣人。已得“学”字要领。总观诸说，于“学”字意义，当可窥见大凡。余则以为孔门之学无他，学做人也。做人不外知、行，所以学问之道，总不外知、行两事。人无论为帝王师儒，为圣贤凡民，为幼壮老，其地位、造诣、年龄，虽有不同，而其做人之道，则无二致。帝王此“学”，师儒亦此“学”也。圣贤此“学”，凡民亦此“学”也。又人由少而壮而老，综其一生，亦无非此“学”也。“学而”篇十六章，言“学”者六。概言之，不外知、行两事，而“行”则尤为孔子言“学”重要之条件。“学而”章，言学之全功，时习而说（皇本凡“说”皆作“悦”，《尔雅·释诂》：说，乐也），学以成己也。朋来而乐，学以成物也。不知不愠，学以成德也。三“不亦”“乎”字，刘宝楠《论语·正义》（后只称《正义》）引赵岐《孟子》“不亦善乎”注：不亦，亦也。《说文》：乎，语之余也。《皇疏》：时习，“时”字有三义：一是身中时，十三学《乐》诵《诗》，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学《礼》（见《内则》）是也。一是年中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见《王制》）是也。一是日中时，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见《国语》）是也。此说话“时”字，义甚周匝。或短此说只是教人读书，与“明善复初”之义，不相融洽。《翼注》非之云：“明善”，舍《诗》《书》《礼》《乐》，从何处明？不“明善”，又“复”何“初”？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又云“好古，敏以求之”，又云“五十以学《易》”，孔子明明教人读书，谓“读书非学者”，妄也。《正义》：孔子一生进德修业之大，咸括于此章。学而不厌，时习也，知也。诲人不倦，朋来也，仁也。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不知不愠也，所谓“惟圣者能之”，勇也。又谓此章所云，皆孔子自写身世之谈。春秋时选举制废，学校业荒，礼乐崩坏。取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学，及后不仕，乃更删定诸经。删定之后，学业复存。凡篇中所言为学之事，皆指夫子所删定者言之。其自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又称颜回好学，虽贫，“不改其乐”，皆是说学有然也。又，宋翔凤《朴学斋札记》之《史记世家》：定公五年，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即“有朋自远方来”也。乐者，乐其得教学相长之益，人才造就之多。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亦此意也。人不知而不